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6)

罗治华 吕 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(16) /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. —
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 - 81029 - 449 - 0

I. 外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 字数: 10.8 万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册

全卷25本 总定价: 125.00元

(每本5.00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小癞子	伏 名 (1)
金卡斯之死	亚马多 (54)
艰辛世道.....	奇乌梅 (113)

小 癩 子

佚 名

前 言

有些非常的事，也许是一向没人知道的，我认为该广为宣扬，不让它埋没。有人读了这种记载也许会找到些心喜的东西，就算他不求甚解，也可以消闲解闷。所以普里尼欧说：“一本书不论多糟，总有些好处。”^①况且各人口胃不同：你不吃的，他却贪得要命；某些人瞧不起的东西，另有些人却很重视。这无非是说：作品除了恶劣透顶的，都不该销毁摧残，而该公之于世；至于无害而多少有益的作品，那更不在话下。如果写了书只是给自己看，就没几人肯动笔了。著作很不容易，下了一番功夫，总希望心力没有白费——倒不是要弄几个钱，却是指望有人阅读，而且书中若有妙处，还能赢得赞赏。图琉说得对，“荣誉培育了艺术。”^②

冲锋陷阵的战士难道是活得不耐烦吗？当然不是，他要博得人家称赞，就不惜拚死当先。从事文艺的也是如此。譬如宣教师一心要超度众生，讲道娓娓动听，如果对他说：“啊呀，您大师讲得真叫顽石点头！”瞧，他会不乐意吗？有一位武士比武出了丑，但听到油嘴光棍恭维他的枪法，就把自己的战袍送了那人。如果他枪法真是好，得到行家赏识，

还不知要怎样高兴呢！

这是人之常情。老实说，我也未能免俗。我笔墨粗陋，写了这个小故事。如果读者觉得有趣，一致称赞，并且从此知道，一个人多么困苦艰辛也能活命，那么，我也决不会不高兴的。

我请求您大人接受我这点小意思，只恨力不从心，不能写得再好。您叫我把自己的事仔细向您叙述，所以我认为不要半中间起，最好从头讲来，让您能看到我的全貌，也让贵公子们想想，自己何德何能，无非常运气占了便宜。苦命的穷人全凭自己挣扎，居然历尽风波，安抵港口，成就比起来要大得多呢。

第一章

癞子自述身世，他父母是何许人

我先奉告您大人，我名叫托美思河的癞子。我爹多梅·贡萨雷斯、我妈安东娜·贝瑞斯，都是萨拉曼加的泰哈瑞斯镇上人。我生在托美思河里，所以取了这个名字。我且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吧。我爹——愿上帝慈悲，宽宥他的亡灵——他在那条河边的一个磨房里做了十五六年工，经管磨粉的麦子。有一晚，我妈偶然在磨房里，她肚里正怀着我，忽然阵痛，当下就生产了，所以我说自己生在那条河是千真万确的。

我八岁那年，送来磨粉的麦子口袋上出现裂口，有人控诉我爹从中打偏手，我爹就此吃官司了。他据实招供，直认

不讳，为正直吃了苦头。他是《福音》所谓有福的人^③，我希望上帝保佑他上了天堂。当时国家正招兵打摩尔人。我爹遭了刚才讲的祸事，已经驱逐出境。他跟了一位从军的绅士当骡夫，忠心为主，和主子一起打仗死了。

我的寡妇妈妈没了丈夫，无家可归，决心要依傍着有钱的人，自己也就会有钱^④。她进城租下一间小房子，给学生做饭，又给玛达丽娜教区护教军官家的马夫洗衣裳，常在马房里厮混，就此结识了一个照管牲口的黑人。这人有时在我们家过夜，有时白天上门，只说要买鸡蛋，就进屋来。他初来我瞧他又黑又丑，对他又嫌又怕。可是他来总带些面包，带几片肉，冬天还带木柴给我们取暖，我发现他来了我们吃得好，就很喜欢他。

他经常和我妈来往，在我家过夜，我妈就给我生了一个很俊的小黑人。我摇他睡觉，让他焐着我取暖。记得有一天我那黑后爹逗他的娃娃玩儿，那小娃子瞧我和妈妈皮肤白，他爹另是一样，有点害怕，躲在妈妈身边，指着他说：

“妈妈，黑鬼！”

我后爹笑着说：

“这婊子养的！”

我虽然还是小孩子，听了我小弟弟的话暗想：“他瞧不见自己，倒躲人家，像他这种人世界上不知该有多少呢！”

那黑人名叫萨以德。该是我们晦气，他和我妈妈来往给总管知道了。一查究，发现喂马的大麦大约一半给他偷了。麸皮呀、木柴呀、梳马毛的梳子呀、围单呀、盖马的毯子和单子呀都有走失。他要是没有东西可偷，连马蹄上的铁都撬下来。他把这些东西都送给我妈，帮她养大我那小弟。一个

穷苦的奴才，也为了爱情偷东西养婆娘，何怪一个教士或修士为了资助他的信女，抚养他的私生孩子，或在穷人身上刮皮，或从寺院揩油呢！刚才讲的种种罪状都有真凭实据，而且还不止那几桩。因为他们吓唬着盘问我，我小孩子家不经吓，知道什么，全说出来，连我妈叫我卖给铁匠的几块马蹄铁都和盘托出。

我那个倒霉的后爹吃了鞭子，又挨了烧炙。^⑥法院判令我妈再不准进那个护教军官的住宅，也不准庇留可怜的萨以德，否则按律打 100 鞭子。

可怜我妈妈生怕“失落了吊桶，又把绳子陪送”^⑦，只好咬着牙服从命令。她免得担惊受怕，又防人闲话，就在索拉纳一家客店里当佣人，伺候旅客。她在那里千辛万苦，把我小弟弟带大，渐渐的会走路了。我也成了大孩子，会打酒买蜡烛，给旅客打杂儿。

当时有个住店的瞎子看中我可以领他走路，向我妈要我。她就把我交托给瞎子说：我爹是好人，为了推广正教，在亥尔维司战役^⑧里阵亡的，她相信上帝会保佑我长大了和爹一样好。她求瞎子顾念我是孤儿，好好看待我。瞎子一口应承，说他是要我当儿子，不是当佣人。我就此伺候了这个年老的新主人，领他走路。

我们在萨拉曼加耽了几天，我主人觉得进账不多，决计到别处走走。动身前我去看妈妈，两人对哭一场，她祝福了我，说：

“儿啊，我知道咱们这辈子不会再见了。你要巴巴结结做个好人，愿上帝指引你。我养大了你，把你交托了好主人，你自己当心吧。”

我就回到主人那里，他正在等我。

我们出了萨拉曼加，前面桥堍上有一只石兽，形状像公牛。瞎子叫我到石牛旁边去，我就跑去了。他说：

“癞子，这石牛肚里轰轰的响，你贴上耳朵听听。”

我死心眼儿，当真把耳朵凑上去。他摸到我脑袋正挨近石头，就使劲一推，害我一头猛撞在他妈的石牛上，磕得痛了至少三四天。他说：

“傻子，学个乖吧！瞎子的领路孩子得比魔鬼还机灵。”

他来了这番恶作剧，乐得直笑。

我还是个浑浑沌沌的孩子，这会儿才如梦初醒，暗想：“这话不错。我无依无靠，得头尖眼快，留心照顾自己。”

我们一路行去，没几天他把江湖上的黑话传授了我。他瞧我伶俐很高兴，说道：

“我不能给你金子银子^⑧，可是能教你许多活命的窍门儿。”

这倒不是空话。我的生命是上帝给的，我能活命却全亏那瞎子的教导。他自己虽然瞎眼，却开了我的眼，指示了谋生之道。

我津津叙说这些琐碎，无非要您瞧瞧：出身卑贱而能上进，多了不起；出身高贵而甘心下流，多没出息。

言归正传，还讲那瞎子和他的故事吧。我告诉您，自从上帝创造了世界，没出过一个比他再聪明乖觉的人。吃他那行饭的，数他是个尖儿。他能背诵 100 多种祈祷词，在教堂祈祷，声音又沉着，又响亮，满堂都听得见。而且神气也很像样，一脸恭敬虔诚，不像别的瞎子老攒眉挤眼。

此外，他还有许多弄钱的窍门。据说他会念各种经咒：

女人如果不生育，或者怀孕快要生产，或者夫妇不和，要得丈夫欢心，他都有合用的经咒。孕妇生男生女，他也能预言。他又懂医道，能治牙痛、昏厥、妇科百病，据说，咖喱诺^⑨的学问还没他一半儿。反正谁有病痛向他诉苦，他马上就

就说：“如此这般，煮什么草，服什么根。”

他有这套本事，大家都请教他。女人对他的话百句百听，尤其找得他勤。他靠我刚才讲的种种窍门儿，在她们身上很赚钱，一个月赚的，比100个瞎子一年赚的还多。可是我也告诉您吧，他尽管弄到那么多钱，我却没见过比他还吝啬的人。他简直把我饿得要死，给的东西还不够我吃个半饱，这是实话。我要不靠心灵手快，自己找补，早饿死多少回了。随他多么老奸巨猾，我总有办法揩他的油。他的东西，上上份儿多半是我得的。我为此着实作弄过他，只是并不次次得手，我不妨讲它几桩。

他把面包和随身东西都装在一只麻袋里，袋口箍着个铁圈，圈上配着锁钥。他东西拿出拿进，防备得非常严密，还细细点数，连面包屑也没法偷他一星。他给我吃的那份苦粮，不到两口就光了。可是他上了锁，就放松了戒备，满以为我有别的事分心呢。我就把麻袋上的一条缝拆开几针，从那只吝啬的口袋里大揩其油。我拿的面包不是小片，是好大块儿，还拿咸肉和香肠。我常把那条缝拆开又缝上，这来不是偷吃些东西当点心。可恶的瞎子饿得我要死，我这样才有机会自己解救饥荒。

我把偷摸的钱都兑成半文的小钱。好在他看不见，人家出一文钱请他念经，钱刚掏出来，我就噙在嘴里，换上了半

文钱。随他伸手多快，钱一过我的手就减值一半。那恶瞎子一摸知道是个半文，就抱怨我说：

“他妈的怎么回事儿啊？从前人家总给一文钱，时常还给当二的大钱^⑩呢？自从你跟了我，只给半文钱了，该是你害我倒霉了。”

他吩咐我等请他念经的人走了，就扯他的衣角。我如言照办。他没念完半遍经就把其余的都赖了，立刻又喊着说：

“什么什么经有谁要我念吗？”

吃饭的时候，他身边常放一小壶酒。我快手抢来和壶嘴悄悄儿接两个吻，再放回原处。不过这办法没行多久。他喝酒发现少了几口，怕有走失，从此抓住壶把，一下也不放手。我就特地截了一长段麦秆儿，插进壶嘴，使劲一吸，把酒引到归宿处，磁石也没我那股吸力。可是那混蛋精明得很，想必知觉了。他从此又改变办法，把酒壶夹在两腿中间，再用手按住。这样一来，壶里的酒就稳归他受用。我喝酒上了瘾，馋得要命，眼看麦秆帮不了我的忙，就另出主意，在壶底钻个小小的窟窿或泉眼，轻轻巧巧封上一层很薄的蜡。吃饭的时候我假装怕冷，挤在那小器瞎子的两腿中间，向火取暖。那层蜡很薄，暖气一烘就化，酒就源源而出。我张嘴凑着，酒全流到我嘴里，一滴不糟蹋。等到那倒霉家伙把壶送到嘴边，壶里已经空了。他很惊讶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只顾自咒自骂，又咒骂那酒壶和酒。我说：

“大伯，你总不能说是我喝了你的酒吧，酒壶你自己拿着呢，没有放一放手。”

他把酒壶翻来翻去，细细摸索，竟找出那个泉眼，识破了我捣的鬼，可是他假装不知道。第二天，我依旧让酒壶漏

酒，当时没想到祸事临头，也不知道恶瞎子已经心里有数，还去坐在他两腿中间，仰脸凑着喝那流下的美酒，半闭着眼细细领略滋味。狠心的瞎子觉得时机已到，可以对我报复了。他双手举起酒壶，向我嘴上狠命砸来。那把酒壶给我吃了甜头，又给我大吃苦头。可怜癞子还像往常那样放心享福呢，一点没防到这一着，简直以为天塌了，天上所有的东西都塌在自己头上了。

瞎子下手很猛，砸得我不省人事，酒壶都破了，碎片嵌进脸皮，割破好几处，还磕掉几颗牙，我从此缺了那儿颗牙。打那时起，我就恨那恶瞎子。尽管他疼我，哄我，给我治疗，我看出他下了毒手洋洋得意。他用酒洗了碎片割破的伤口，笑嘻嘻说：

“癞子啊，害你受伤的东西也可以医好你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他还讲了些笑话，只是我没那心情当笑话听。

我脸上结了疤还没平复，心上暗想，恶瞎子再那么砸我几回，准断送了我。我决计乘早先甩脱了他，不过事情要做得妥当，不能急在一时。我也想捺下心，不计较他用酒壶砸我的事。可是他从那天起，老无缘无故折磨我，不是挝脑袋，就是捋头发，这样虐待，不由我不记恨。如有人问他为什么对我那么狠，他立即叙述酒壶的故事，说道：

“您以为这小子是个实心孩子吧？您听听，魔鬼都想不出这套把戏呀！”

人家听了划着十字说：

“瞧，谁料小小孩子能这么坏！”

他们想到我捣的鬼，笑个不了，一面对瞎子说：

“好好儿收拾他，上帝会补报你。”

他有人捧场，成天尽收拾我。

我就存心害他，故意领他走最坏的路。哪里有乱石头，就领他从石头上过。哪里泥泞，就领他走泥泞最深的地方。当然我自己也不能走干路，可是我只要那两眼漆黑的人不能借光，自己瞎掉一眼也心甘情愿。他就老把拐棍的把儿杵我后脑，杵得我脑后都是肿包儿，头发也揪秃了。我发咒说不是故意，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路了。可是没用，他不相信，那混蛋精明得很。

我和那瞎子打过许多交道，有一桩我觉得很可见他的精细，您听我讲了就知道他多么聪明。我们从萨拉曼加出来，他打算进托雷都境。他说那边的人尽管不爱布施，总比别处的人富裕些。他深信老话说的“不怕施主硬心肠，只怕他是光脊梁”。我们挑富庶的地方一路走去，哪里人缘好，进账多，就多耽些日子，否则第三天就走。

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阿尔莫若斯。当时正是收葡萄季节，一个收葡萄的舍给他一串葡萄。盛葡萄的筐子向来不是轻抬轻放的，而且葡萄已经熟透，那串葡萄提在手里，一颗颗都脱落下来。要是装进口袋，就挤成浆，把旁边的东西都沾湿了。他决计大吃一顿吧，一来是不能带走，二来是要哄我开心，因为他那天已经用膝盖顶我好几下，又揍我好几拳了。我们坐在一个围栏上，他说：

“这回我让你放量吃，这串葡萄咱们俩各吃一半。你摘一颗，我摘一颗，这样平分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每次只摘一颗，不许多摘。我也一样，咱们就这么直吃到完，谁也不能作弊。”

我们讲定就吃。可是那奸贼第二次摘的时候改变了主意，两颗一摘，料想我也那样。我瞧他说了话不当话，不甘落后，还要胜他一着。我只要吃得及，每次摘两颗、三颗，或者还不止。那串葡萄吃完，他还拿着光杆儿不放手，摇头说：

“癞子，你作弊了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你是三颗三颗吃的。”

我说：“没事啊，干吗怀疑我三颗一吃呀？”

那乖觉透顶的瞎子答道：

“你知道我怎么瞧透你是三颗三颗吃的？我两颗两颗吃，你始终没嘀咕一声呀？”

我心里暗笑，尽管只是个孩子，也看到那瞎子的精明。

我在这第一个主人手下有许多希奇可笑的事，免得啰嗦，这里都不说，只讲讲怎么和他分手就完了。

我们那时候在埃司咖罗纳公爵属下的埃司咖罗纳城，住在客店里。他交给我一段香肠叫我烧炙。香肠炙好，他把香肠油的面包吃下，就从钱包里掏出一文当二大钱，叫我上酒店买酒。常言道：“机会造偷儿。”魔鬼指示了我可乘之机——我看见火边有个细长的烂萝卜，大概是不中吃了，扔在那里的。当时我闻着香喷喷的香肠，明知自己只有闻香的份儿，可是馋得要命，一心只想吃它到嘴。恰巧屋里又没有旁人，我就大着胆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乘瞎子掏钱的当儿，把炙叉上的香肠取下，随手换上那个萝卜。我主人把买酒的钱给了我，自己接过铁叉，在火上转来转去，烧炙那个不配下锅的烂萝卜。我一路去买酒，急急把香肠吞下。回来看见那倒霉的瞎子正把萝卜夹在两片面包中间。他没有摸，不知

是萝卜。他把面包送到嘴边，一口咬下，满以为里面有香肠，不道咬到了生冷的萝卜，就变脸说：

“小癞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叫屈道：“我真倒霉了，怎么又赖上我呀！我不是买酒刚回吗？也不知是谁跑来，开了这场玩笑。”

他说：“没事！这把铁叉我压根儿没放手，决没有别人。”

我满口赌咒，说没干那偷天换日的事。可是没用，那该死的瞎子精明得很，什么都瞒他不过。他跳起来，按住我脑袋，凑上来闻我。他一定像好猎狗那样闻到了气味。他要寻根究底，而且在火头上，就双手抓住我，狠命掰开我的嘴，把鼻子直伸进去。那鼻子本来又长又尖，发了火好像更长了一拃手，鼻尖直戳到我喉咙里。当时我害怕得紧。那段倒霉的香肠刚刚下肚，还没安顿。再加他那长鼻子简直要堵死我了，撩触得我喉头痒不可当，竟使我把干的坏事、吃的美味全抖搂出来，赃物归还了原主。原来恶瞎子没来得及抽出他的长鼻子，我早恶心得把赃物连那鼻子一并奉还了。他的鼻子和那段囫囵吞下的倒霉香肠是从我嘴里一起冲出来的。

天啊！我但愿当时已经埋了吧！因为我已经吓死了。那歹毒的瞎子怒气冲天，要不是旁人闻声赶来，他准要了我的命。他们把我从他手里拉出来，我稀稀几根头毛，给他揪了满满两握，脸皮和脖项都抓破了。我脖子抓破是活该，我历次受罪都是为了口腹的过失，脖子是口腹之间的通道。

那可恶的瞎子当众把我的许多倒霉事一遍遍的讲：又是酒壶的事，又是吃葡萄的事，又是当前的事。大家哄然大笑，招得过路人都进来瞧热闹了。可是他把我的作为讲得又

俏皮，又滑稽，我虽然吃足苦头，还在哭哭啼啼，也觉得不笑辜负了他的口才。当时我忽一转念，深怪自己太窝囊，没咬掉他的鼻子。多好的机会呀！事情简直是现成的，我只消上下牙齿一合，他那鼻子就是我的了。也许我的肠胃真是坏人的鼻子，就严加拘管，不像对香肠那样放松。鼻子既不出现，问到我就可以一口抵赖。我但愿干了这件事，这是怎么也应该干的呀！

店主妇和在场的许多人给我们劝和，又用我买来的酒洗我脸上和脖子上的伤。可恶的瞎子乘此又人说俏皮话：

“真是的，我为这小子一年来洗伤费掉的酒，比我两年来喝下的还多。反正瘫了啊，你这条命不是爹给的，是酒给的。你爹只生你一次，酒却叫你起死回生1000次了。”

他随就讲怎么一次次砸破了我的脑袋，掀破了我的脸皮，然后又用酒为我治疗。

他说：“我告诉你吧，世上如有是酒运的人，那就是你。”

我尽管暗暗咒骂，为我洗伤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。不过瞎子这句预言并非瞎说，他准有未卜先知的本领。我从此好几次记起他。我对他种种捣鬼，虽然自己也吃亏不小，可是我每想到他那天说我的预言竟那么准，就觉得作弄了他很抱歉。您看了下文会知道，他真是个铁口。

我吃了瞎子这次亏，还挨他挖苦取笑，决计怎么也不跟他了。我曾经打过这个算盘，拿过这个主意，自从受了他这番作弄，越发斩钉截铁。且说我是怎么离开他的。我们第二天在城里求人布施。前一夜下大雨，到天亮没停。城里有几处门楼下可以避雨，他就在那里念经。天黑雨还不停，瞎子

对我说：

“癞子，这场雨劲头还足得很，天愈黑，雨愈大了。咱们乘早投客店过夜吧。”

到客店去得过一道河，大雨水涨，河面很宽。我对他说：

“大伯，那条河涨得宽了，可是我知道有个地方很窄，咱们打那儿过河方便，不用拖泥带水，一跳就过去，脚都不湿。你瞧怎么样？”

他觉得主意不错，说道：

“你真机灵，怪不得我喜欢你。带我到河窄的那里去吧。现在冬天，着了水不是滋味，脚上湿了更糟糕。”

我瞧他着了我的道儿，就把他从门楼下直带到广场上。沿广场的房子有凸出的部分是建筑在石柱上的。我带他到一个石柱旁，说道：“大伯，这儿河面最窄。”

雨下得正大，那倒霉家伙身上已经湿了，急要躲开淋头的雨水。主要是老天爷要帮我吐气，迷了他的心窍。他竟把我的话信以为真，说道：

“把我拨对了方向，你先跳过河去。”

我拨得他正好面对石柱，自己仿佛躲避撞来的公牛那样，一跳闪在石柱后面。我对他说：

“来吧！拼着命使劲儿跳，你就过来了。”

那可怜的瞎子要跳得远，先倒退一步，像公羊似的挺起身子，使足了劲向前冲去。我话犹未了，他早一头撞在石柱上，响得像个太葫芦。他往后便倒，已经撞得半死，头开脑裂了。我说：

“怎么的？你闻得出香肠，却闻不出这是个石柱吗？你